

Leaving on a Jet Plane

Mantovani 的 Leaving on a Jet Plane 在機艙內飄揚着，國泰 CONVAIR 880 帶着我們整個旅行團經開了香港啓德機場，作此為期兩週的日本旅遊。這天是七月廿八日，當日天氣十分晴朗，四周的雲海清晰可見，不過這幾年來坐飛機也有點厭倦了，所以祇閉目養神。一小時後，飛機抵達了台北的松山機場，我們可以在機場逗留半小時。今次以遊客的身份經台北，當然要盡遊客義務了，於是和姊姊 Annie 到機場商店買點紀念品，如山地洋娃娃，珊瑚等都是香港遊客所喜愛的東西，不過整個遊覽團中除導遊外，祇有我一人會說國語，所以我也突然搶手起來，作了一個臨時翻譯。

團友們像「空降部隊」在各商店「搶攻」半小時後，每個人都滿載而歸的返回飛機；機上一位較年長的團友說難得回到祖國一次，不多購點東西，似乎對良心有愧呢！原來這位是香港某名校的校長，果然語重深長。

Just Married

衝過雲層，國泰向着目的地—大阪邁進。機內一片沉靜，乘客們大部份都憩睡着，有點悶，於是向空中小姐索取了一份台灣版的 china Mail 看，打開了第一版，喜訊傳來，七虎以 12A—0 大勝菲律賓隊闖過了第一關，這實在是一個大勝利，真希望到日本後能有機會親眼看看小七虎們在國外的演出。

約四小時後，國泰安然抵達大阪的 Itami 機場了，滿以為大阪會比香港或台北涼快點，但失望得很仍然是那般酷熱。整個旅行團看見了目的地後，都如脫韁之馬的魚貫步入機場大廈。日本的入境手續都很簡單，不過日本海關人員的英語實在不敢恭維了，不是詞不達意便是怪音頻出；發展觀光事業，外國語文搞不好實在是一種很大的障礙。檢查行李的人員似乎並不「客氣」，前面幾位團友的行李都給他們翻得亂七八糟的，滿以為我們的行李也不能倖免了，誰知突然一位海關人員走過來向我姊妹說：「Just Married?」，Annie 答：「NO. hes only my brother。」從此話題打開，我和他誤了一會，他似乎對我很信任的，在我的行李上簽了一個名字，這個名字比大明星的簽名還要受歡迎呢！

第二大市—大阪市

乘着旅遊車離開了機場，沿途可以欣賞大阪郊區的景色。這裏給我的印象是大阪和香港有很大的差別，但和台灣却有點相像—四周平矮的房屋，幽

日本·大阪

醫四 ■ 陳樂榮

萬國博'70



靜的環境。經過了一條高速公路，我們進入了大阪市，但這裏的印象却使我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市區的大廈林立，交通的擠迫，市民的緊張情形一如香港，一位身為某公司經理的團友破口而出：「唉又墜入緊張的樊籠了」。

大阪市為日本的第二大市，在日本的歷史背景方面，具有最悠久的傳統，在地理形勢方面，處於面對瀨戶內海的有利位置，不僅是和亞洲大陸之間的貿易樞紐，而且是世界貿易中心。在現代日本所謂「大阪商人的精神」這句話，仍然是個亦莊亦諧的彥語。甚至遠在日本人重視所謂社會地位的封建時代，官高爵顯的政治階層人士，見到腰纏萬貫的大阪商人，也要執禮甚恭，這種現象到今天仍然毫未變更。在工業方面，大阪正面臨着歷史性的轉變，大阪工商界所悉力以赴的目標，是將發展重點由輕工業轉變到以煉鋼和石油為中心的重工業和化學工業方面。基於這種着眼，目前的海岸地帶開拓填築工程，已經在大阪市南側海岸地區展開。

我們在大阪下場梅田區的新坂急大酒店 Hotel New Hankyu，此酒店是專為萬國博而新建的，有一千多個房間，為大阪市最大的酒店。酒店地下有地底火車（日稱地下鐵），可直達博覽會。

萬國博簡介

萬國博位於大阪府千里丘陵，會場面積的 107 萬坪（約為北醫五十倍），參加國家共七十六國，以人類的進步與調和（Progress and Harmony for Mankind）為總主題。萬國博在亞洲舉行尚是第一次，就日本來說是繼奧林匹克世運會後的第二次盛典。日本為了舉辦這個博覽會，早在四年前即開始準備，日本政府支出了九千億日丹（約 25 億美元）用來建設會場，建築鐵路與機場等。萬國博可以說是集世界文化之大成、技術之精華與知識之結晶。這次建築在會場的八十多個展覽會和設施，沒有一個不是新奇古怪，勾心鬥角的設計，採用最突出的方法來表現它的特徵，加上那富有情趣見所未見的表演娛樂節目，真是集天下之奇觀，極人間之至樂。當觀展對五花八門的展出看得透不過氣來時，或許需要一些閒逸，一些清靜來舒暢一下，於是七個以星期一（Monday Plaza），星期二……為名的廣場，分佈在全會場，另外還有一個人造湖，橫貫在廣場中央，此外還有富有東方情調的日本庭院，供遊覽者調劑身心的疲勞。

萬國博以文化的展示為主，融貫古今，網羅全球，它不是商業性的，它要人了解世界，了解人類

綠杏16期

。它並不舉行公開競賽，但是展覽者都要爭奇鬥勝，在萬國博中，人們可以在同時同地看到原始人類的化石，幾千年前中國、埃及、希臘、印度的古藝術品，非洲土人的生活景象，登陸月球帶回的岩石，科學家想像中的公元二千年的世界……。在萬國博中，不問男女，不問老幼，不問出身，不問職業，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到普遍有趣的事物，也可以看到自己特別喜愛的事物，既豐富又瑰麗，真是大開眼界，樂而忘返。

堂堂正正的中国館

中國館的位置居於會場中央太陽之塔（Main Tower in Symbol Zone）的隔鄰，佔地4150平方公尺。中華民國館的建築和過去參加紐約、蒙特婁的萬國博最大不同之處是沒有採用傳統的宮殿式，但是在新穎的設計中，蘊藏着漢代宮闈的靈感，看起來莊嚴偉大，堂堂正正，符合中國文化的精神。中國館的展出主題是「中國之傳統與進步」。中華民族的偉大悠久的文化傳統是世人所知的，至於近年來在台灣建設的進步，也為大家熟悉。不過，在這次中國館的展出中，並沒有國寶，也沒有農工產品的陳列，全部展出都用最新、最現代化的視聽技術，因此，它的特點是內容豐富，千變萬化，使參觀者在最短時間內，看到最多的事物，獲得最深的印象，在中國館的入口是 總統玉照和 總統歡迎詞（中、日、英三種語文），以下是以十個不同的副主題分為十個室：一、中國與世界文化交流，二、傳統——進步的源泉，三、陶瓷與中國同名（China is Procelain is China），四、（甲）絲一絲延不絕，（乙）筆飛墨舞，五、中華民國的誕生，六、今日台灣，七、農邦為本，八、向近代經濟邁進，九、中國人在今日世界，十、台灣的觀光事業，在這裏觀眾順着螺旋坡路走下，可以俯視底面的圓形映幕，美麗寶島影片引起觀者親身遊歷台灣的願望。展出的方式多利用影片，幻燈，照片及音響效果，輔以一部份實物，此法之優點為生動活潑，多采多姿，而予觀者以鮮明深刻之印象。

中國館前庭的雕塑，主題是「鳳凰來儀」，是採類似鳳凰的造型，以鳳凰代表的吉祥和古典美，來表達中國傳統的文化，由我國各雕塑家楊英風設計。中國館後為廳院，院後有中國餐廳，內部設備富麗堂皇，美奐美侖，由國內名廚掌廚，美腴佳肴，遊客當可一飽口福。

中國館的我見

中國館在博覽會中，雖不是最受歡迎的展覽館，但其受重視的程度，比起其他同形的館却勝數焉（據博覽會統計，中國館之外國遊客人數位居第三，每次步過中國館都是大排長龍，普通每人要排二十至三十分鐘才可以進館，此實一可喜現象，足令國人安慰。中國館的外型設計，說實話在國內是毀譽參半的，但倘若親到博覽會看過實貌的人，無不讚賞，其堂正的氣概，巍峨的威嚴，氣勢甚為雄偉，象徵中華文化兼容並蓄。不過內部陳列，前五室似乎懷古氣氛過濃，加上深沉的音響效果，令人有過於嚴肅之感，至於後五室似乎過於着力介紹山地民族，尤其最後在螺旋道所看的電影，很多畫面都以畫上色彩的山胞為主，這很容易引起未到過台灣的人誤解今日台灣仍然存着很多仍未開化的山地民族。至於螺旋道未能自動化，要觀眾一邊欣賞，一邊步行，如站着不動的話，管理者以手電筒照射，使人覺得有點那個，如能像荷蘭館內全部以自動步道來代步的話，可為疲倦觀眾的一大方便。至於中國館餐廳的收費甚為貴昂，每客2000丹，另加小費，比起瑞士館等還要貴，使很多觀眾都不敢問津。至於服務於中國館的小姐服務態度亦未見突出。

最受歡迎的館

美國館一屋頂是裝着空氣的圓形物體，像公園一樣懸在空間，為世界建築史上最忙的構造，也可以說是一個大膽的嘗試，因為只要有地方漏氣的話，整個屋頂即有掉下之虞。內部除了陳列最為人所欲睹真面的“月球岩石”外，並介紹獨立以來200年的美國發展歷史，可是要進入美國館却是一件苦事，普通得要等待四小時以上，可知其受歡迎的程度。每次經過美國館都見數層人龍圍繞着該館，因為時間關係，故只好放棄進入美國館的念頭。

蘇聯館一為全場最高聳，外型最引人矚目的一館，以吊索型建設，紅白兩色為主，色調調和，主題為“Man in Harmony With Nature”（人間と自然との調和，個人と社會との調和），該館每天之人龍，比美國館有過之而無不及。

日本政府館一主題：Japan and the Japanese（日本與日本人），館的面積適巧為日本國土面積千萬分之一，一共分為五個像櫻花花瓣的建築物，為會場中最大的展覽場。一號館以“古代”為主題，二號館像船尾似的鋼鐵的牆壁，為現代日本重工業的象徵，三號館亦以現代為主題，介紹日本的農業，四號館與五號館以“明日”為主題，四號館中利用宇宙傳播可以同時看到世界二十個地方人民

在同一時刻的生活情形，五號館介紹二十世紀日本人的生活。

三菱未來館一照一般觀眾認為，外國的展覽館大部份為介紹該國的歷史，現在及未來的發展，似乎大部份都是“自我吹噓”，而日本國內展覽館（Domestic Pavilions）則大部份以幻想未來的主題，故反較為引人入勝，而三菱未來館為日本國內館最傑出之一個，主題為日本的自然與日本人的夢，觀眾站在電動步道上，遊覽海底都市和世界氣象管理中心，可以看到五十年後日本的姿態，因聲響的效果奇突，故使人如身歷其境，驚險萬分。

清靜的展覽館

美國、蘇聯及日本館在這次的博覽會中相信會被很多展覽館妒忌的。其中如希臘館、泰國館、印尼館、沙地阿拉伯館、象牙海岸館、國際共同館、R.C.D.館（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三國聯合館）、越南館等，情形便相形見拙，顯得甚為清靜，很多人入內參觀不外想在他們的 Stamp note 上蓋上一個紀念章罷了，因為這些館內的陳設，大部份是展覽實物，在此慶幸我國展覽館今次能一改傳統方式，否則命運也將會一如這些展覽館呢！

會場的主要建築及設施

太陽の塔—主題展示場：是表現日本萬國博的精神所在，以“太陽の塔”為中心分為地下、地面、空中三個展覽場，展出人類一百萬年的歷史和未來的形形色色。“太陽の塔”穿過透明的屋頂聳立在會場的中心，左邊是“母の塔”，右邊是“青春の塔”，象徵着人類永遠是進步的一種姿態。太陽の塔內部的中心為“生命之樹”，樹幹直徑一公尺，高五十公尺，樹枝上展出原始爬蟲“恐龍”長毛象，原始人等代表每一年代的生物活動模型，配以音樂與電影非常有趣味地表現出“生命的變遷”。

從東西南北每個入口處，有自動步道向會場中心移動，遊客可用以代步。此外從五個入口處可搭乘免費的單軌電車，既迅速又安全，環境會場一周，所有建築物盡入眼簾，可惜乘搭者甚多，普通要排隊數十分鐘，此外還有纜車，家族汽車、旋轉飛船等用以代步。

萬國博面面觀

在會場中因為大部份展覽館都有附設餐廳，本來午膳晚飯都不用擔心的，不過每個餐廳的收費奇昂。我和幾位朋友選擇了在瑞士館晚膳，每客1300丹另加小費及稅金20%，只有菜一道，湯一個，如要牛油要“extra charge”，中歐人士的吝嗇本

色表露無遺。在炎熱的天氣遊覽博覽會實是一件苦事，大部份遊客都戴着帽子向烈日抗議；會場中幸好隨處有汽水零售攤位，可口可樂及發達（Fanta）為專利的汽水，我每天在博覽會起碼要喝五瓶以上才能支持。日本人的確很守秩序，在博覽會數日中，沒有看見日人在排隊時有不守秩序的情形。黃昏過後，各館都燈飾輝煌，燦爛奪目，其中尤以瑞士館以鋁及玻璃放射出的光彩，猶如阿爾卑斯山的水樹，煞是美觀，其次如法國館，在傘似的圓形建築物頂上，發出無數的閃光，遠遠吸引着遊客的注目。在每晚十時，會場便播出Auld Lang Syne，遊客魚貫地離開會場，擁到距太陽の塔不遠的地下火車站。發售車票是用自動機器，很是方便，不過當時車站內人潮洶湧，密不容針，車站還有專人負責乘客上車，使車內逼得猶如一罐沙丁魚似的。

萬國博有感—萬酷博

有人打趣的說在末去博覽會之前儘可稱之為「萬國博」，但去了之後便應改稱為「萬酷博」了（日語國與酷同音），這也是鐵一般的事實，萬國博給予觀眾實際是十分殘酷的，一言蔽之是自尋苦惱，而又甘心情願。擠！是萬國博的物色，入場擠、坐車擠、飯館擠，連廁所也擠。人類有虐待狂外，也有被虐待的血液，無論如何的殘「酷」也都接受。日本當局極力強調「進步與調和」的主題，但在萬國博的本身，却曾發生了相反的一面，如自動步道的故障，太陽の塔被極端份子的騷擾，全國40%增加的車禍，壽司中毒等事情都予「進步與調和」一種諷刺。

博覽會中任何一個國家的展覽館，都是現實的表現，儘管沒有把飛機和大炮一齊搬了出來，但大家都充份想表示著實力，換言之，僅不過是一次大型的商展而已。而戰後的「紐約博」和「蒙得婁博」，以至於此次的「大阪博」，一次比一次的逐漸放棄了「力」的表示，而著力於「性靈」的追求；以瑞士館最突出一三萬五千多支燈泡，並沒有顯示出一個亞米茄手錶，但卻獲得最高的宣傳。且看下次在費城的博覽會又將採何種進步的手法。

日本此次所辦的萬國博，對自己本身的經濟猶如一支強心劑，使其已蒸蒸日上的經濟情況，更邁進一步，其獲益之大，比起六年前的世運會更勝一籌，此外日本在國際地位中更高高的攀上一步。

大阪市的觀光勝地

大阪市既以工商業為主，名勝地方並不多「其中以大阪城較為突出。這座城堡最初建造於1583

綠杏16期

年，高達 45 公尺，樓分五層，曾於內戰時毀了一部份，至昭和時代重建，現在城堡內置有升降機，方便遊客到各層參觀陳列的古物

寶塚女子歌劇團 (Takara tzuka Revue) 是大阪一神戶區最有名的娛樂節目之一，該劇團是日本歷史最悠久的；表演的內容包括日本話劇，古典劇，西洋歌舞，加以佈景逼真出色，場面堂皇富麗，可以說極聲色之娛。當我們抵達寶塚那天，剛好該劇團的主角之一 Yashima 將要結婚退出該團 (據說該劇團演員一律要是未婚的女性) 作最後一次表演，故當天其崇拜者擠滿了整個寶塚遊樂場，其迷戀之態，幾近瘋狂。散場後隨處可見少女們狂哭狂叫，還有數十位感情過於豐富者暈倒，情況狼狽非常。事實上該歌劇團的表演是有極高的藝術評價，可惜劇場座位不多，至會很多觀眾要坐在梯階上，甚不雅觀。我最費解者是該團全部演員均是女性，所有男角都由女性演員扮演，何以捧場者盡是女性學生；一位對心理學很有興趣的團友向我言是否有點變態現象，我也有同感。

神戶京都遊

神戶是日本第六大城，與大阪市比鄰，為日本第一位珍珠產地，在日本養珠的總產量當中，神戶佔百分之六十五。從大阪經過一條高速公路及阪神大橋，沿途可以看到很多重工業的大工廠，尤以煉鋼業為多。神戶的名勝以須磨公園最有名。其水族館內有很多奇怪美麗的金魚及其他海產動物，引人入勝。此外須磨公園的吊椅別具一格，單人坐在沒有特別欄桿的椅上吊過另外的山頂，既驚險又緊張。神戶最有名的便是神戶牛柳，我們整個遊覽團都穿起和服，屈膝而生，好不辛苦，真希望他們在地下為我們掘一個洞以便使腿部能垂直，難怪別人說日本女子的小腿那麼難看了，大概是她們屈膝過多所致。

京都這個有「日本永恆之城」盛譽的都市，是個集文化與自然之大成的地方。在这一切講求自動化的現代世界上，京都仍然能予遊客一種典型東方活生生的範例。京都不僅是日本歷史與傳統的象徵，也是世界上擁有如此豐富藝術文物的少數城市之一。其名勝古蹟甚多，如三十三間堂，內置千手觀音 1001 尊；二條城，為以前皇朝時代大臣居住地；金閣寺，松林滿佈，寺處湖中，別具風格；平安神社，為祭奠的地方等古色古香的建築物。

名古屋屋地下城

乘着遊覽巴士，經過三小時半才由京都抵達名

古屋。名古屋這個愛知縣首府所在地，是個熙攘繁華的工業都市，為日本第三大市，雖在第二次大戰時受美空軍的催毀，但戰後經精心設計都市計劃重建，可以說是日本全國成長最迅速的都市。

抵達名古屋後，我們下榻名鐵格蘭酒店，下面的地下商場，百貨林立，種類繁多，而且有很多平價貨品，實為購物者之天堂。名古屋的吃角子機 (Slot machine) 甚多，在一條街上便有好幾間，裏面都站滿了玩樂的人，有些已經玩得麻木了，但仍然繼續麻木地將時間花於這些沒有意義的玩意上；此外彈子房也遍佈全市，玩樂的人似乎要在彈子機上發洩些甚麼似的，令人感到他們精神上像受了很大的委屈似的。在香港流行的打麻將，在名古屋也很流行，很多掛着「麻雀」字樣的商店，外寫着「四人樣歡迎」，亦為當地市民發洩精力的好去處。別人說日本的經濟鞏固，社會情況良好，但我却體會到日本的社會發展仍然不十分健全，否則人民不會將精力消耗於這些無意義的吃角子機，彈及「麻雀」上了。

名古屋的市容的整齊可稱全國第一，馬路異常寬闊，其中兩條百味道路，譽滿全球，其路寬一百公尺，中間置有草坪，路過其間，精神百倍。東山動物園為名古屋的觀光勝地，不過園內的動物除了一頭白虎便外沒有甚麼突出之處，且該園管理較差，未能予遊客一種清新的感覺。

四季如春的靜岡

離開了名鐵格蘭酒店，我們乘搭世界最快之子彈型特急火車往都岡縣，火車以平均每小時 200 公里的速度行駛，迅速如飛，車內還有酒吧，很快便抵達日本天然風景精華所在的靜岡了。都岡的氣候四季煦和春，加上賞心悅目的景色，豐富的水源，暖洋洋的溫泉，甜蜜蜜的橘子和香噴噴的綠茶，這一切一切將靜岡縣襯托成爲迷人的風景區。最先見到的是白絲瀑布，這是世界知名的銀幕瀑布。因位處高原，故身歷其間，寒氣迫人，加上水勢洶湧，氣勢倍覺旌偉。此外位於高原地帶有一億萬年結冰奇景之冰洞，那裏一條窄窄的隧道，僅有三呎高度，四壁結冰，道內陰森可怖，雖穿上外衣，也冷得發抖；如在冬天，更可以見到冰柱。此冰洞可以說是遊日本以來最夠刺激的一次了。

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富士山

從靜岡到富士山要數小時的車程，氣溫越來越寒冷了，女仕們都要穿起羊毛衣來禦寒。富士山可以說是日本在國外最享盛名的旅遊勝地了，猶如台

禮的阿里山。可惜抵達富士山那天，天氣轉壞，大霧非常，雖然知道了富士山的位置，但因為被濃霧所阻，祇能朦朧看到小麓之處，但終年積雪的山峯却不能一見。我們各人都期望着翌日的天氣會轉晴，是晚我們下榻富士山最有名的Mt. Fuji Hotel。

翌日清晨，我獨個兒拿着彩色及黑白攝影機及一架八厘小型活動攝影機走到酒店附近的山崗等候日出，可惜天不作美，那天的天氣仍未好轉，景物仍為濃霧所阻，日出準是看不到了，我退而求其次，將活動攝影機對準富士山，希望在瞬息消逝的濃霧能予富士山一偷窺，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給我獵取了很多寶貴的鏡頭。

富士山麓之處，有富士五湖，名為精進湖，河口湖，栖湖，本栖湖及山中湖，其中以河口湖及山中湖景色最為怡人。河口湖風景幽美雅靜，加上煙霧迷幻，仿如蓬萊仙境；山中湖面積最大，湖上綴以數點風帆，隨風盪漾，倍增意境。

箱根的琉璃蛋

箱根是都岡縣三大名勝之一，湖光山色，煞是秀麗，在綠油油的四圍山色中，本可以遠眺富士山的，可惜當天仍然氣色不清，徒嘆奈何！在箱根湖我們包了一架汽船繞湖遊覽，其令人心曠神怡，俗慮盡消。箱根山上，有終年沸騰的琉璃潭，我們乘空中吊車攀上山腰，那裏琉璃烽煙四起。山頂琉璃最盛之處，盛產琉璃蛋，據聞是將生雞蛋放在沸騰的琉璃裏變熟的。當地的人說吃了一隻琉璃蛋可長壽五年，所以我們受宣傳所誘，攀上了山頂爭購琉璃蛋。為了長壽，每人都吃了兩個以上。有人說倘我七十而終時，倒要謝謝這兩個琉璃蛋，否則我祇能話到六十歲。亦有人說何不將大批「琉璃雞」運到山下，孵些「琉璃蛋」，這樣便不要遊客攀上山頂那麼費事了，倒是幽默。

熱海的夜總會

入夜我們來到了有「溫泉鄉」之稱的熱海了。我們居於New Fujiya Hotel，在那裏我們整個旅行團的團員都穿上和服合拍團體照。穿上和服盤坐在地上吃正宗日本料理的滋味倒不好受，偏偏促促的難過死了。幸好那些藝妓招待倒有一法，令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該晚旅行團並沒有準備了甚麼節目，團中包括我在內共有十個精力充沛的鬼靈精，不甘雌伏的蠢蠢欲動，四周找尋節目。十人中祇有我及一位剛從美國留學渡假回來的準牙醫是男性，其餘皆是小姐包括四位在香港唸大學的女孩子，在英國留學回來

渡假的三千金及我姊姊。本來我們男仕是想去玩保齡球的，但女仕們硬要上夜總會，我們祇有唯命是從。這是一間名叫鳳鳴的夜總會，收費甚昂，欣賞節目及Soft drink每位1200丹，幸好這些女仕們都習慣了美國式的「AA」分帳法，否則是我與這位準牙醫也要求一次「經濟性休克」了。表演節目平平無奇，唱的日本歌聽不懂，英文歌曲又一無可取，祇有壓軸好戲「孫語空大鬧盤絲洞」一幕中國戲劇性的歌舞稍有瞄頭，正可套用常見的電影廣告語一番剋刺激兼而有之。在剛來熱海時，我結識了一位日本籍朋友，他原來是一位導遊，正當我們觀賞節目時，他也帶了五、六位美國大兵來到夜總會。為了發揚「國民外交」，我一向他介紹了所有的女伴，而他們也毫不客氣地與我們同坐，且施出歐西人士的大膽浪漫作風，使我們兩位男仕也生起「醋意」來，最後我們十人見勢色不對，及早告辭。幸好這些女仕們深受外洋教育，否則她們不惱我才怪呢！

鎌倉與彰化橫濱與舊金山

翌日我們離開了熱海，繼往以之島及鎌倉。鎌倉是最為外國觀光客所嚮往的地方，因為那裡曾一度是中古時代「將軍」的大本營駐節所在，所以古色古香的歷史遺跡非常多。我們到鎌倉主要是參拜大佛。記得我在看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時曾在電影中看見大佛，但來到實地，周圍的環境與拍該電影時有了很大的轉變，不過佛前的祭果仍如「阿丁」所見的一樣新鮮可愛。看見這個大佛不禁想起彰化的大佛，以客觀比較，無論佛像及周圍環境，我認為彰化的還勝一籌。

橫濱在戰前航空尚未發達時，為外國遊客坐船必經之地，故有「花都」之稱。住在東京的人亦每喜去橫濱尋樂。戰後航空事業發達，旅客直飛東京，橫濱雖已無往昔之繁榮，然因係日本一大海港，船隻往來頻繁，形成商業重鎮，加上距離東京祇有三十分鐘火車，公路交通亦甚便利，故有不少人家住在橫濱而每日往返於京濱之間。最值得遊覽的去處是「中華街」，它是全日本最大的中國人集中商業區，雖不及舊金山的「中國城」，但可與紐約的「中國城」相媲美，更勝過印度加爾各答的「中國街」。在橫濱的「中華街」可以購到許多中國土產，包括吃的，穿的和用的。「中華街」的唯一特色是中國菜館毗鄰，京、滬、川、粵各樣俱全。

奇妙繁忙的東京

東京這個廣袤達八百平方英里的都市，伸展在

綠杏1
年，高
部份，
方便遊
覽
大阪-
本歷史
劇，
可
該劇
說該
演，
戀之
叫，
常，
可
甚
所學
點

日本主島本州東南太平洋海岸上，是世界上最大的首都，也是個兼具有東方和西洋特質，現代化與傳統古風併存的城市。在這裡，入夜後氾濫着絢爛霓虹光彩的西式娛樂場所，其極盡聲色之娛的喧囂情景，宛如紐約的康尼島（Coney Island）。不過，東京却也是個嫺靜而令人嚮往的城市，其間不乏涵蘊着東方情調的花園和公園一如濱離宮和新宿御苑。東京是個古怪而奇妙的都市。說它像東方，它却帶有西方的氣息，說它像西方，它又洋溢着東方的神韻。

今天東京的人口，已經將近一千一百萬人，比全澳洲的人口還要多，而且大東京的範圍，還在日形擴大之中。自1955到1960這五年期間，東京的人口共增加了一百五十萬人，平均每年的增加率是三十萬人。東京的個人所得，雖然是全國最富有的，但是却還不及歐美各大都市，然而東京的百貨公司和出售奢侈品的商店，却多於任何其他國家的都市。

交通擁擠也是這個都市所亟待解決的問題。東京市政當局為解決這項問題，曾與中央政府合作，興建新線高速公路。大部份工程，都已在1964年世運會開幕前完成，現在還繼續不斷地在增建中。東京都市政當局為協助解除公共運輸事業的擁擠現象，已經着手一項興建十條地下鐵道路線的工程。這些下鐵道，都通過東京市區，預定到今年可全部完工，這樣東京的公共運輸能力，將能增加三倍之多。

東京羽田機場，是進入日本的主要門戶，改建工程完成以後，已成為日本國民引以自豪的偉大象徵。東京國際機場雖然已成為全球民航系統裡重要的一環，然而在設備方面，還不足適應最近將來超音速飛機的起落需求。日本政府目前正計劃在千葉縣的成田興建一處新的國際機場，以應日形頻繁的國際民航需求。

銀座

我們在東京下第一大酒店，正好位在最多采多姿的銀座（Ginza），那裏正是東京市最繁盛的中心，酒店、銀行林立不用說，夜總會，跳舞廳，電影院，純喫茶、同伴席，Disotheque等多不勝舉。那裏百貨公司規模之大，部門之多，可與歐美國家並駕齊驅，且經常舉行大減價，或特闢廉價傾銷部（即所謂「催物場」），價格便宜一、二甚至數成，不過營業時間祇至下午六時，所以使遊客感到大為不便。

我們很榮幸能有機會看到國際聞名白團（Shochiku）所表演的「夏の舞」，所都非常富麗堂皇，佈景宏偉，逼真動人。雖然它的歷史不及實塚，但因為日語話故反更受觀光客所歡迎。我們更感眼福不在Music Hall的節目，這是日本最有名衣舞劇院，演員美艷，個個都經嚴格選擇少，但甚為講究，音樂及照明亦佳，雖為但因為脫得夠藝術，所以不論男女觀眾都有味。

東京既為先進的大都市，故其一般青年著打扮都非常時髦。迷地裝經早在東京大行看慣了膝上數寸（或臍下數寸）的迷你裝再連膝蓋也涵蓋着的迷地，直感到有點豎扭。合迷底，女孩子們的頭髮却流行迷你，短得孩子。而男孩子的頭髮却流行迷地來，長得衛也要退避三舍的。大概他們認為如果不留長髮的話便很難與迷你頭髮的女孩子辨別，大有「女不分」之嫌。

銀座雖然稱為旺區，但入夜後，因為大部份商店及食物店都早已關門大吉，所以部分區域格外寧靜，比起香港的銅鑼灣及旺角及台北的町區入夜後仍然車水馬龍的情形，實稍遜一籌。

Sayonara!

雖然常常覺得自己精力充沛，但經過兩週的歷後，也有點鳥倦知還的疲憊了。又坐在CONV R 880的座位上，心情和兩週前差得太遠了。陽之塔、神戶牛柳、地下城、琉璃蛋、大佛、脫舞……這些印象仍然在我的腦海裡團團轉。後面位年青的女團友的交談聲爬進了我的耳鼓，「Alice，你看我這顆珍珠多漂亮，在神戶買的啊！」，「Eliya，我在東京也買了一件和服，回到香港後我要穿給David看看。」，「唔！別談，我在Expo買的頸鍊不見了，快替我找」。前面幾年團友也交談起來，「張先生，你打算在台北過境玩兩天嗎？」「對，我這是第一次去台灣哩！你以前去過台北嗎？」「有，去過兩次了。不過台灣很多東西像日本，不過像的東西都很不像樣。」「這話怎說，日本一向是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啊！你應該說日本像台灣才對。」「沒騙你，當你去過台灣後也會覺得現在的台灣仍然是深受日本文化所影響的了。」

機艙內飄揚着Sayonara的旋律；又過了數小時，「Fasten Seat Belt」「No Smoking」的燈亮了起來；不久國泰著陸了。